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5
(第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4)

从《艾凡赫》看犹太人的困境及司各特的犹太观

尹静媛,李云南

(华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艾凡赫》是19初英国著名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对犹太商人艾萨克及其女儿蕊贝卡一系列遭遇的描述,无情地揭露了盛行于欧洲社会近千年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罪恶,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不同民族和信仰的社会成员之间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

关键词:艾凡赫;反犹主义;犹太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5)04-0117-04

沃尔特·司各特是19世纪初英国小说界的一位核心人物,其历史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塑造的人物"总是负载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他们的活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征。"[1]《艾凡赫》是其代表作之一,它生动地再现了中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各特一改以往文学作品中犹太人的反面形象,通过对犹太商人艾萨克及其女儿蕊贝卡一系列遭遇的描述,无情地揭露了盛行于欧洲社会近千年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罪恶,同时也表达出他对不同民族和信仰的社会成员之间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从某种角度去看,《艾凡赫》就是一本讲述犹太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宗教上受迫害的血泪史。"在那个时代,大概除了飞鱼之外,无论是地上的、空中的、水里的生物,任何族类所受到的迫害,都不像犹太人所遭受的那样没有间歇、普遍和无情的了。"[2] 司各特在小说开头部分的一席话十分清楚地表明犹太人在社会上所遭受的广泛敌视。事实上,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分布面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危害性最为暴虐的人群间仇恨行为。"[3] 即反犹太主义。虽然这个词形成于上个世纪,但在欧洲,反犹主义的倾向可谓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这一思潮在二战中的德国疯狂泛滥并以法西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达到高潮。其根本就是"要彻底摧毁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从根本上瓦解其民族认同感。"[4]32从而达到在欧洲翦除犹太人这一社会群体,建立纯粹的基督徒世界的目的。必然地,它在经济、精神各等方面给这一弱势人群带来了巨大损害。

经济生活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中人们安身立命之根本,然而犹太人因其客民身份却得不到这一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只得转向当时为农业社会所不屑的工商业和放贷业。《艾凡赫》中犹太人艾萨克及其族人无一例外都是城里的商人。但久而久之,在基督徒的心中,商人、更准确地说是奸商,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种民族特性。从文艺复兴到近现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观念所留下的深深烙印。

诚然,正如富商艾萨克那样,部分犹太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然而金钱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宁,却又刺激起权贵们贪欲,他们殚精竭虑地从犹太人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这是因为,根据日尔曼约法(它对欧洲封建社会曾产生过巨大影响),"作为客民的犹太人只能依附于主民才能在欧洲社会生存。"[5]97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决定了犹太人不具备起码的人身自由及公民权利,其财产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任何保证,所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司各特在《艾凡赫》中对此做了十分生动的描绘:诺曼贵族和圣殿骑士不可一世,对犹太商人艾萨克不屑一顾,

收稿日期:2005-06-13

作者简介:尹静媛(1974-),女,华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甚至以与之交谈为耻。但个个眷顾着他的财产，以各种方式对他威逼利诱来攫取钱财。这不仅造成了犹太人的经济损失，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歧视更为肆无忌惮。许多人索性将犹太人与凶手、恶棍等社会渣滓划上等号。这一点仅从人们对艾萨克的称呼就可见一斑：最客气的要算“犹太人”，人们更多地当众骂他“恶棍”、“不信上帝的狗”、“大肚子蜘蛛”等等。而“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6] 由此可知当时英国大众对犹太人的鄙夷、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面对贵族们的盘剥，犹太人只得忍气吞声去拼命挣钱，因为赚得越多的钱意味着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钱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雷夫茨感言道：“对于犹太人，钱居于生死之间。”[5]98但正如《艾凡赫》中犹太姑娘蕊贝卡所指出的：“我们有的是钱财，这钱财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弱点的根源。”犹太人在不遗余力挣钱的过程中，势必会与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一些冲突。这样，犹太人在下层民众中也遭到不满与愤恨。

精神生活方面，处于无权地位的犹太人尤其不幸。由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民族信仰，从而被崇尚耶稣的基督徒视为异己，被基督教会当作是影响其神圣权威的邪恶因素。这些偏听偏信的基督徒们将整个犹太种族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说普通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厌憎是源于对宗教的片面理解，那么深谙其教义的基督教会在对待公众反犹情绪的态度上则显得别有用心。为了彻底脱离母教——犹太教，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教会不遗余力地贬犹、排犹，甚至于出现了“杀死一个犹太人……可以得到上帝的福佑”之类的邪说。这无疑为反犹主义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宗教外衣，使民众对犹太人的欺凌得到教会的默许和纵容。在《艾凡赫》后半部分的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身为教会首脑的总枢机非但毫不同情被他的手下所劫持的犹太姑娘蕊贝卡，相反，由于他对犹太人的蔑视与偏见，竟捏造罪名以置蕊贝卡于死地为后快。这一情节使人立刻联想到中世纪遍布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对所谓的拒不改宗的异教徒采用的消灭其肉体的残酷政策。

由此可以看到，本应倡导爱和宽容的基督教会却向犹太人凶相毕露，而掌握世俗权力的王公贵族们对待弱小的犹太群体则更是有恃无恐。久而久之，宗教的偏见与经济方面的冲突相互作用，使整个欧洲社会蔓延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因而徐新教授明确指出：“中世纪是反犹思潮和迫害行动在欧洲大陆不断升级和蔓延的年代。”[5]94

长期以来，犹太人在英国作家的作品中大多为反面角色，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模式，早在乔叟时代就已露出端睨。在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负面形象也未能得到改观，英国文坛上反而出现了更多怙恶不悛的犹太人形象，直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出现，才标志着英国作家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塑造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出剧中莎士比亚第一次以带有同情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民族的生存状况，从而引发了后世对夏洛克究竟是恶棍还是反犹主义牺牲品的激烈争论。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部分作家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反犹主义这一社会痼疾进行认真地反思并努力摆脱其阴影。司各特是较早对反犹主义进行揭露的少数作家之一。在《艾凡赫》中他不但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犹太人普遍面临的困境，还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映衬出他对犹太人宽容、人道主义的态度。虽然我们还能够读到作者用略带戏谑的笔调勾画出的一个存在于基督徒传统观念中的犹太人形象——艾萨克，如他胆小而贪财，待人接物总是显得诚惶诚恐。但是司各特并未循着丑化犹太人的文学老路走下去。在小说中艾萨克刚出场的时候，作者只使用了非常简练的语言：“进来的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儿，不过因为老是哈着腰，显不出他的身材究竟有多高。”可以想见，为了求得生存，作为犹太人的艾萨克不得不委曲求全，妄想以谦卑的身份换得主民们的一丝怜悯。更可怕的是，“长期处于这种被动地位，严重摧残了他们的精神与感情，赫尔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勇武、刚毅及自尊的品质‘已经为压迫所腐蚀’。”[4]342－343可以这样说，司各特对艾萨克的描绘很大程度上意在引导读者感悟出造成其举止卑琐的社会原因。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但即便是在比《艾凡赫》晚数十年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我们看到的犹太人依然还是："他（费根）脸色发青，五官变形，眼睛血红，三分像人，七分像丑陋不堪的幽灵被恶习鬼缠扰得窄窄不安……"[7] 仅仅通过两位作家对人物外貌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司各特努力挣脱传统偏见的羁绊，尽量从客观的角度正面刻画犹太人。这一点更多地体现在作者对其理想人物蕊贝卡的塑造上。在蕊贝卡身上，读者能够分明地看到一位扶危济贫、善良博爱的全新犹太人形象。成长于充满敌意的社会中的蕊贝卡并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地做人，而是坚定地捍卫着人的尊严，这主要表现在她作为一名女性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及作为一名犹太教徒对宗教迫害的勇敢抗争两个方面。

当父女二人与塞德利克一行人落入诺曼贵族魔爪的时候，蕊贝卡表现出的勇气，是小说中任何一位人物所难以企及的。面对残忍凶悍的基尔勃的强行求爱，她宁死不屈。此时作者也忍不住向读者直接发出感慨："蕊贝卡既有了崇高坚定的决心——这和她的花容玉貌是完全相称的——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神采更显出肃穆庄严，简直像是超凡入圣。"她勇敢的举动不仅遏制了基尔勃进一步的无礼行为，还使他对蕊贝卡的态度大大转变，使他由衷地钦佩这位被歧视民族的女子。为了赢得她的爱情，基尔勃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蕊贝卡的抗争与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两位萨克逊贵族小姐形成鲜明对照：罗文娜的涟涟泪水至多只能唤起绑架者的一丝同情；尤尔莉珈的贪生怕死竟使她作了杀死父兄的仇人的情妇。与蕊贝卡相比，这些贵族小姐的表现是如此的懦弱，而她们缺乏的正是前者为追求自由、荣誉的豪迈气概。

当蕊贝卡面对圣殿骑士团总枢机强加在她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时，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自己的清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以改宗为代价的求生机会。其原因在于，一个民族的信仰是其精神支柱，代表着其民族精神。"犹太民族失去构成民族历史的最稳定、最持久的要素——地理疆域的情况下，仍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流而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宗教。"[4]61对犹太人而言，改宗意味着其独特精神传统的失落和彼此之间心灵纽带的缺失，是对他们的精神放逐。蕊贝卡的选择表明她对本民族信仰及传统的认同和尊重。因此，她宁作一名为维护本民族尊严而牺牲的殉道士，也决不愿背叛自己的传统，通过改宗使自己苟且偷生。她的决定绝不是出于对生命的漠视，而是因为她把生命和荣誉视为一体，不可分割。即使在极不公正的法律面前，她也没有放弃最后的求生机会——请求比武决狱，为自己寻求一线生机。蕊贝卡的最终得救是她与社会偏见，与恃强凌弱的暴徒、与宗教陈腐观念作斗争的胜利。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女人，蕊贝卡珍视爱与被爱的权利；作为一名犹太人，她又时刻维护着本民族的尊严。所以，司各特笔下的蕊贝卡已不再是一位犹太弱女子，而是一个敢于舍生取义、对自己的人生信念矢志不渝的女勇士。

事实上，在《艾凡赫》中老少两代犹太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英国作家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笔下那位对基督徒提出震聋发聩的质问"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8] 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可信。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既批判了夏洛克贪婪、吝啬、反人性的一面，又对其民族所受的压迫寄予了同情。但夏洛克身上还带有许多基督徒头脑中所赋予犹太人的民族特性：嗜财如命、贪婪自私、冷漠无情等等。所以全剧最终以法庭上基督徒的全面胜利、犹太人的惨败和众叛亲离以及为求活命不得不皈依基督教等情节构成基督徒心中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而司各特对艾萨克父女的刻画并未只停留在同情这一层面，他从较客观的角度描绘了犹太人的民族属性：如他们对信仰的态度、他们深厚的家庭观等。同时，通过蕊贝卡的抗争深刻反思了反犹主义的危害并表达出作者对宗教宽容、民族和解的愿望，这些无疑是对前人的超越。具体而言，艾萨克固然爱钱，但他舐犊情深，眷恋着自己的家；虽然胆小怕事，却也能做到知恩图报，帮助落难的基督徒。而蕊贝卡则仿佛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不仅美丽聪颖而且具有许多犹太人所共有的特性：知识广博，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她能以仁慈、宽容之心善待不同教派的人。此外，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夏洛克之女杰西卡不同,蕊贝卡没有把嫁给一个基督徒丈夫从而皈依基督并进入当地人的主流社会作为她的人生目标;她恪守自己的宗教,与父亲生死相依并以自己的行动造福不同信仰的人。因此,她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人道主义者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也是向欧洲人对犹太民族传统偏见的挑战。

概括而言,《艾凡赫》中作者对犹太人的描述可以看作是他对犹太人态度的外化形式。司各特用饱蘸同情的笔墨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中世纪生活在英国的犹太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使读者清楚地看到:造成犹太父女不幸的根源是反犹主义。就本质而言,反犹主义是一种非人道的、狭隘的种族主义,它不仅是对犹太人的歧视,还包涵了对其他肤色、其他信仰的民族的蔑视。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徒才不屑与所谓的异教徒往来,并对之迫害有加。这一题材在英国文学史上虽然已经得到过反映,但在对犹太人的刻画上,司各特与以往作家有着明显差异。他塑造的犹太人已摆脱了过去那种以恶抗恶的狭隘的复仇心理,他们都能或多或少地善待其他民族的人,体现出对民族、宗教和解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司各特在刻画犹太人的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中我们可看到司各特坚定的人道主义立场和他对反犹思潮的无情揭露与批判。

从宏观上讲,小说展现了当时发生在诺曼人与撒克逊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诺曼统治集团成员间的内部矛盾,撒克逊贵族与农奴间的阶级矛盾以及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宗教矛盾。在这一矛盾综合体中,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全文,即作者所倡导的调和社会矛盾、使社会成员能够和平相处这一主题。作者对犹太人宽容的态度正是对这一主题的辉映。在司各特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走上发展之路,才能使不同的民族捐弃前嫌,才能使社会成员和谐共存。所以,沃尔特·司各特的这一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文荣. 19世纪英国小说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8.
[2] 华特·司各特著,刘尊祺,章益译. 艾凡赫[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3. 论文中引文未标明出处者皆出自此书.
[3] 徐 新. 论反犹主义的开端[J]. 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5):48.
[4] 张倩红. 犹太人[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5] 徐 新. 论中世纪犹太民族的客民身份及其影响——中世纪反犹主义探源之一[J]. 江苏社会科学,1995,(3).
[6] 林丰民. 一千零一夜中的东方形象与对他者的想象[J]. 外国文学研究,2004,(2):123.
[7] 查尔斯·狄更斯著,荣如德译. 雾都孤儿[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71.
[8] 威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威尼斯商人[A]. 莎士比亚喜剧集[C].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The European Jews' Dilemma and Scott's Attitude toward the Jews in *Ivanhoe*

YIN Jing-yuan Li Yun-n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Ivanhoe*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Walter Scott, the famous English novelis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uthor exposes the sin of anti-Semitism, which has been widespread in Europe for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Furthermore, Scott expresses his ideal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harmoniously regardless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tribes.

Key Words: Ivanhoe; anti-Semitism; attitude toward Jews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